



全球化不只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而是多维度的、多层次交融的全球化。在全球化时代，文明的理解与相互借鉴是至关重要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化解不同文明的冲突和矛盾，走向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相互发展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它为全球化的未来、人类的未来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全球秩序的维护者，用自己的实力和诚意在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发挥全球化的美德。全球化的现在与未来需要更全面、立体、理性、客观地审视和观照，这是时代赋予的“人的使命”和“学者使命”。我们要为全球化的发展和研究注入更多理性的声音和客观的分析与探究，而不是一种情感的共鸣与骚动。

责任编辑：郑永杰 封面设计：蒋 铮



北京师范大学
文化发展战略
全球化与
中华文化研究院

全球化研究

第4辑
(2025
春季卷)

主 编 薛晓源 吴志成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师范大学
文化发展战略
全球化与
中华文化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
文化发展战略
全球化与
中华文化研究院

全球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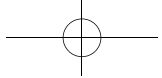
Globalization Studies

第4辑 (2025 春季卷)

主 编 薛晓源 吴志成

- [英] 伊恩·戈尔丁 全球化：从互联到纠缠
- [美] 约翰·鲁杰 企业全球化与自由主义秩序
- 孙吉胜 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与中国推动全球化的主要路径
- 庞中英 全球史和全球化史之间的相互成就
- 薛晓源 全球化与全球史：共生与融合
- 郭忠华 全球化的结构性原则及其转型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

全球 研究 化

第4辑
(2025 春季卷)

主 编 薛晓源 吴志成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研究. 第4辑, 2025春季卷 / 薛晓源, 吴志成

主编.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5. 6. -- ISBN

978-7-5117-4941-3

I. C913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BZ7335号

全球化研究·第4辑(2025春季卷)

责任编辑 郑永杰

责任印制 李颖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网 址 www.cctpcm.com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9号(100080)

电 话 (010) 55627391 (总编室) (010) 55625174 (编辑室)

(010) 55627320 (发行部) (010) 55627377 (新技术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440千字

印 张 29.75

版 次 202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2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8.00元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7331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7320

目 录

Contents

本期特稿 / 1

全球化：从互联到纠缠

〔英〕伊恩·戈尔丁 著 徐信高 译 / 3

企业全球化与自由主义秩序

——治理规范的脱嵌与再嵌入

〔美〕约翰·杰拉德·鲁杰 著 徐 丹 译 / 15

本期聚焦 / 47

全球化与全球史：共生与融合

——一项关于全球化与全球史学术关系的考察

薛晓源 / 49

全球史和全球化史之间的相互成就

——以全球史为方法构筑全球化史

庞中英 / 76

全球化与中国 / 97

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与中国推动全球化的主要路径

孙吉胜 / 99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资源与全球本土化实践

王 宁 / 115

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态势的影响

刘 霏 / 130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战略意涵

曹德军 毛雅欣 / 158

全球化趋势研究 / 179

全球化的结构性原则及其转型

——以美国为中心的论述

郭忠华 / 181

全球化大势下的全球文明

——亨廷顿文明范式的批判与思考

米 健 / 193

新质生产力纾解全球化“渐冻”的理论解构及路径选择

唐任伍 / 231

数字全球化 / 249

数字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平台权力”的武器化及其影响

马元浩 刘雪莲 / 251

全球化时代数字主权的风险治理

孙烨鑫 刘贞晔 / 274

数字技术与未来战争

——兼论数字时代的国际关系

李 石 肖 捷 / 300

大国博弈下跨国数字公司的国际规范塑造行为

刘兴华 杨紫寒 / 322

全球治理 / 363

知易行难：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应然需求与实然障碍

戚 凯 / 365

清洁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全球能源治理变迁

李 冰 / 380

全球安全治理：美国困境与中国路径

薛美芳 洪丹丹 / 403

全球化研究信息之窗 / 435

全球化研究论文观点辑要

(2024 年 4 月—2025 年 3 月)

杨乔蕾 整理 / 437

全球化研究论文要目

(2024 年 4 月—2025 年 3 月)

杨乔蕾 整理 / 452

《全球化研究》稿约 / 465

全球化：从互联到纠缠

[英] 伊恩·戈尔丁* 著 徐信高** 译

摘要：在保护主义抬头、经济结构调整与全球政治合作弱化的叠加冲击下，全球化进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全球化以新的形式强化了各国间的互联互通，从而使人类进入一种命运与共的“纠缠”状态。然而，系统性风险的上升以及地域性不平等的加剧，正催生民粹主义与极端思潮的全球蔓延。与此同时，国际机构陷入低效失能困境，全球化的负面效益不断凸显。站在全球化的历史十字路口，回望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国际社会唯有共同努力，推动人类思想大解放，释放全球发展潜力，方能实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 纠缠 系统性风险 地域性不平等

全球化并未消亡，而是正在经历快速而深刻的转型。这里所说的全球化指的是商品、服务、人员以及思想跨越国界的流动。

* [英] 伊恩·戈尔丁 (Ian Goldin)，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学教授、马丁学院创始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南非总统曼德拉经济顾问。

** 徐信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地区间贸易增速正在放缓，这一现象部分归因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尤其是在美国，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以及关税政策的调整，贸易环境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然而，贸易放缓的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体逐渐变得更加富裕，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阈值后，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自然会下降。这一趋势反映了经济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进而推动非贸易性服务业的兴起。这些服务具有本地化和不可贸易的特性，无法通过远程方式完成，也无法从外部引入。

此外，老年护理等服务同样无法通过远程或跨境贸易实现。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用于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以及他们心理层面的需求。这种结构性变化导致贸易在 GDP 中的比重不可避免地下降。然而，这并非危机，而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标志。因此，我们不应仅凭贸易数字的下降就断言危机来临，因为贸易比重下降也可能是经济富足和社会进步的体现。我们正从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经济模式，转向一个物质需求逐渐被心理需求所取代的新时代。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大多数人对汽车、鞋子或食物等物质产品的消费是有限度的。当人均收入达到约 2 万美元时，消费量会显著减少，此后人们会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这些产品中蕴含的知识产权以及相关服务中的知识产权，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求的重要因素。我们消费的食物数量可能保持不变，但其价格可能是原来的 10 倍；我们穿的衬衫数量也可能不变，但由于品牌和设计所体现的知识产权及其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衬衫的价格也大幅上涨。这种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是导致贸易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全球化某些方面的放缓更令人担忧，尤其是全球政治合作，即各国跨越国界开展协作的能力。其中最令人忧虑的是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几乎全球所有重大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以及双方合作意愿的减弱，不仅直接导致了地缘政治风险，还可能因未能有效管理这些风险而引发更深层次的系统性危机。如果我们能够将应对疫情所耗费的资金中的一部分用于预防未来大流行病的发生，那么这场疫情本可以成为终结大流行病的契机。然而，现实却是，如今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比2019年时更加脆弱，其应对未来大流行病的能力也进一步被削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聚集在机场、高铁站等超级传播节点附近，以及人类与动物接触频率的增加，大流行病暴发的风险正在显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大流行病的威胁不仅存在于最贫穷国家的最贫困地区，也可能存在于最富裕国家的城市街道，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此外，气候变化作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威胁，若缺乏中美两国的合作，也难以被有效应对。同样，金融危机和其他系统性风险的管理也离不开全球协作。

二

全球化正以新的形式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跨国界的流动是许多问题被成功解决的关键，例如疫苗的快速研发和全球分享。这种高度互联的状态也带来了“纠缠”（entanglement）。纠缠意味着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能够独善其身。纠缠揭示了我们是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这与“没有社会，只有个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观点截然相反。事实上，个人的命运只有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以实现，而全球化的深化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点。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责任的履行必须与社区关怀及集体福祉的实现相统一。这种统一性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更适用于全球社会。我们必须实现从“个体本位”向“共同体意识”的范式转换，将人类命运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紧密相连的整体。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形式的隔离措施都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同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的跨国传导性，其冲击波从美国中西部一直蔓延至非洲最贫困的村落。气候变化问题更是如此，我们所有人都

面临着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温升高和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威胁。

当我们面对当今世界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有效管理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系统。这个系统正变得愈发动态和综合，且其变化速度每分每秒都在加快。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管理系统却在倒退，尤其是在西方模式遭遇困境的背景下。今天早上可能是你们余下生命中最为缓慢的一个早晨。请珍惜这一刻，放松身心，深呼吸。因为我们正置身于一辆不断加速的过山车上，速度越来越快，高点越来越高，低点也越来越低，这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恐惧。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基于过去 100 年、500 年或更久远历史事件的风险管理指标，或许都已不再适用。未来的发展不会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因为未来的系统动力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在更多的地方建立了联系。如果我们相信天赋是随机分布的，那么世界上的天才将会更多。新的爱因斯坦、莫扎特、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将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认知框架。然而，真正改变世界的并非个人，而是群体——在实验室、交响乐团、教室和广场上，人们的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才是推动变革的力量。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正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并且由于思想交流空间向全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转变，我们将更快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舞台，且其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但不幸的是，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那些声音最大的人往往更容易被听到。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制造和叠加内容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难以分辨事实与虚构。因此，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争议的空间中，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空间正面临被极端主义主导的风险。温和的人通常不喜欢大声喧哗，也不愿卷入争斗。然而，这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思想斗争。极端主义的崛起，正是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诱发政治分裂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只由社交媒体造就，即使它与问题的本源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要克服这种分裂，就必须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些根本问题反映了我们在管理全球化方面的失败，我想特别强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一直在谈论的系统性风险的上升，这种焦虑是由于我们知道会有越来越多的冲击和意外。我认为，如果没有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不会有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也不会有英国脱欧。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冲击，导致了 5000 多万人失业和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但问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剥夺，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精英的自我欺骗：运行金融系统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曾是一名银行家，是世界银行的政策制定者，也是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我没有预料到这次危机，而这一情况并非个例，全球各地的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中的两万名经济学博士——他们大多毕业于牛津大学等顶尖学府——同样未能预见危机的到来。这些经济学家每年打一次高尔夫球。组织领导人还有着他们各自的电话号码。他们彼此间保持着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致力于维护金融稳定的小型精英网络。然而，当危机真正降临时，他们却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且无人因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导致公众不再信任这个由特权阶层组成的复杂系统的管理能力。这种信任的缺失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确实未能有效管理好这个系统，并且至今仍未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当前金融体系面临的潜在风险与危机爆发前相比并未显著降低，系统性危机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

此外，我认为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地域性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在本世纪初，无论是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描绘的全球化图景，还是弗朗西斯·凯恩クロス（Francis Cairncross）在《距离的消失》中阐述的技术革命预言，都曾不约而同地热情讴歌互联网与科技全球化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现实却与他们的预言大相径庭。世界并未变得如预期般平坦，反而变得更加尖锐，问题丛生。地域的重要性不仅没有被减弱，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如果你身处不利之地，便难以摆脱过去的桎梏。一些地方代表着落后和机会的匮乏，而另一些地方则代表着未来、变革的潜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我们看到，美国沿海地区与大湖经济区同中部经济带之间的差距正日益扩大。类似的现象也在欧洲显现：伦敦与英格兰北部、巴黎与法国其他地区、米兰与意大利其他区域之间的经济鸿沟不断加深。韩国同样面临

这一问题，首尔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民众。

因此，当我们观察收入分配格局时，便会发现充满活力的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加剧。这种矛盾同样反映在投票模式中，折射出民众的不满情绪。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不迁移到充满活力的地区？发生了什么？过去，这种迁移是常态。然而，如今美国的乡村和大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性仅为 50 年前的一半。英国、法国以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呈现出相似的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充满活力的城市缺乏可负担的住房，房价的持续上涨使得在这些城市生活所需的收入门槛不断提高。

过去，人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长途通勤。然而，随着交通拥堵加剧、公共交通成本上升、公共交通可用性下降，以及通勤时间和费用的增加，这种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我们看到，那些居住在距离充满活力的城市 20、30 英里甚至几公里之外的人们，被困在了落后的地区。造成这一现象的其他因素还包括：老年人需要依赖护理院，双职工家庭需要为孩子寻找合适的学校，以及如果搬到这些充满活力的新地方，夫妻双方需要同时找到两份工作。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和灵活性的缺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僵化和缺乏灵活性的现象急剧增加，并不是因为工会化或最低工资政策（有些人如此认为），而是由于其他更为根本的因素。

这意味着人们被束缚在了过去。当世界加速变化时，社会需要更加灵活。一切都必须更快地发展，然而现实却是，一切都在放缓。人们需要能够更迅速地转换工作，更快地迁移，更快地重新掌握技能。这种灵活性的缺失也是生产力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 50 年前所指出的那样，除了在经济统计数据中，我们随处可见计算机的身影。尽管技术变革令人瞩目，但它并未在许多方面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技术变革并未带来以经济价值计算的每人每小时产出的提升，即生产率的提高。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一问题存在诸多解释，经济学家们对此争论不休。我最近在《经济文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供感兴趣的读者参

考。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或许在于，我们无法跟上快速变化的节奏。换言之，前沿领域的发展速度远超经济的其他部分。为了跟上这一步伐，我们需要提高投资率，包括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涵盖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指的是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建筑、能源系统和运输系统等；而软件则包括理念、流程、监管环境、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等。然而，这些方面都未能跟上变化的步伐。因此，由于这种前沿领域的快速变化，我们经济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需要加速贬值，并更快地变得过时。然而，我们未能跟上这一变化，因为当前的投资率甚至低于变化较慢时期的水平。这一现象与一系列因素相关，包括政府在提高税收、投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能力的下降。因此，我们正进入一个需要充分认识发展潜力的世界，但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国家层面，我们都未能实现这一发展潜力。

在全球层面，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已完全无法适应 21 世纪的需求。这些机构诞生于不同的时代，并曾取得显著成功。然而，时代已经改变，这些机构也需要与时俱进。但它们未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并非因为它们无能。尽管有时它们确实表现出无能，但大多数情况下，问题不在于领导不力，而在于它们的成员不允许它们进行必要的变革。这些多边机构的行为受到其成员的限制。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联合国未能解决加沙、乌克兰或苏丹的冲突。如果联合国的成员国没有赋予其明确的使命、充足的资金和必要的能力，联合国便无法有效履行其职责。联合国是全球政治的缩影，它无法超越全球政治的局限。当全球政治陷入僵局时，联合国机构同样束手无策。在国家层面，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使我们陷入了一个危险的漩涡。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经济增长放缓又使得政治环境更加复杂。当你在一个固定的蛋糕上争夺份额时，你只能通过剥夺他人来给予某些人利益；而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你可以让每个人都受益，尽管有些人可能受益更多，但你并非通过剥夺某些人来给予其他人。

缓慢增长带来的挑战，本质上是对固定资源分配的政治挑战。在这种环境下，利益的分配往往意味着从一方剥夺以给予另一方，这不可避免地引发公众的不满。国内政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税收上的“逐底竞争”。全球化虽

然带来了诸多益处，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了20多年。通过思想的传播，全球化显著地提高了全球收入水平。在世界人口增长超过20亿的同时，绝对贫困人口从20多亿减少至不到10亿，这是最为显著的成就之一。此外，全球化还推动了全球范围内人权的改善。在我的祖国南非，全球化与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建立民主体制密切相关。

虽然我热爱全球化，但也深知它充满危险与丑陋的一面。全球化的危险和丑陋之处在于那些需要管理却未能得到有效管理的方面。税收上的“逐底竞争”只是全球化的一个负面溢出效应，其导致了避税天堂的兴起。从开曼群岛到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摩纳哥等许多地方，避税地的存在使得政府越来越难以从全球企业或高净值个人那里征收税款。因此，我们看到了税收套利现象，以及政府税收能力的下降。当然，人们也非常担心，如果提高税收，投资者可能会撤离。结果便是，无论是公司税还是所得税都受到了影响。此外，遗产税、财富税等其他税种也未能幸免。如今的税收水平还不到二战后时期的一半。我们通常认为1950年至1975年是一个艰难的时期，但经济史学家却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法语中称之为“Les Trente Glorieuses”，即“光辉的三十年”。因为当时的经济增长极为迅速，投资水平高，税收也高。然而，这个时代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而终结。

如今，企业税和所得税的税率还不到那个时代的一半。尽管美国的税收水平相对较高，但在全球范围内，税收已经大幅减少，且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因此，我们需要以更具想象力的方式思考，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帮助政府实现更显著的转型。我认为，转型的关键在于改变我们的创新方式、监管方式以及跨国合作方式。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金，而是意味着需要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而这一点目前尚未实现。

三

我们如何确保为21世纪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我们审视未来，思考当前这一关键时刻，思考人类所处的历史十字路口时，我不禁想到其中的利害关系，

以及这些关系的深远影响。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一个世纪，一个共同繁荣的时代，我们将因巨大的技术飞跃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长期以来，人类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其中一个健康问题是癌症。我们都知道，癌症曾给许多人带来痛苦，甚至夺走他们的生命。但我乐观地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20 或 30 年后，下一代将不再需要为此担忧。与我同龄的人则更关注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尽管这些疾病的治疗更为复杂，但我们也可能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本世纪下半叶的世界：人们健康状况良好，工作年限延长，能源成本极低，世界变得更加清洁、明亮和可持续。然而，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个世纪。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想法，但人类自相残杀和毁灭地球的能力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个人、社区、城市、政府、国际组织，以及投资者和商界所做的决定至关重要。这些决定将深刻影响历史的走向。当我回顾历史，试图寻找与之相似的时期时，我不禁思考：我们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什么，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异常复杂的时代？回顾 500 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古腾堡印刷机的发明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推动了一场技术革命，思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跨越国界，蓬勃发展并广泛传播。

当我们回想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哥白尼等人的非凡成就时，不禁感叹他们如何改变了人类的认知。他们发现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的，并通过环球航行开启了全球化 1.0 时代。从 1450 年到 1500 年，一幅幅画作和一项项科学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我们不再认为自己位于宇宙的中心，而是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围绕太阳旋转的地球上，这个星球又与其他恒星共同构成了浩瀚的宇宙。这些创新的思想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巨大的财富随之产生。而这种思想的繁荣，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显得尤为重要。

人们渴望前往佛罗伦萨，亲身体验他们所读到的一切。然而，世界并未变得更加平坦，反而变得更加尖锐。贸易港口和一些地方的繁荣往往以其他

地区的衰落为代价。这一切是如何终结的？你或许熟悉“虚荣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这一典故。1495 年，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发明了政治小册子，向公众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深层危机：不平等在加剧，文士们失业。新出版的著作宣称上帝不在天上，你的心不是你的灵魂，它只是一个泵。对教会体制的批判声浪此起彼伏，其中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及其追随者更是巧妙地利用印刷术这一革命性技术，广泛传播改革思想，最终产生了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多样性是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在佛罗伦萨，穆斯林和犹太人繁衍生息，移民约占总人口的 30%。米开朗基罗绘制罗盘所用的颜料甚至是从东方采购的。然而，这一切在宗教裁判所的兴起中戛然而止，所有的宽容也随之消失。多样性被驱逐出欧洲，穆斯林和犹太人被禁止进入欧洲。甚至在基督教会内部也是如此，天主教统治了欧洲，加尔文派教徒不得不逃离。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是否有能力实现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我认为，第二次文艺复兴拥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它更有可能在 500 年后被铭记为一个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一个引领地球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时期。然而，我们是否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还是说，我们会像文艺复兴结束时那样，因犯下太多错误、无法应对技术、政治等领域日益复杂的挑战，而被后人引以为戒。

我无法对这个问题给出确切答案，因为我们正身处变革的洪流之中。现在断言变革的最终方向还为时尚早。然而，我确信，这对企业乃至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积极参与的时代。我深知，当下是最好的时代。我曾与许多年轻人交流，并试图让他们保持乐观。因为我坚信，对地球上大多数人而言，情况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希望。尽管仍然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事情，但我们也见证了无数非凡的成就。回顾过去的 50 年，尤其是在战后时期，至少在亚洲，我们不得不为世界变化的速度感到震撼。

当人们只关注当下时，往往难以看到这些成就，也很难退后一步审视全局。我们常常忽视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以及性别平等如何在许多地方得到改善。尽管我们仍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我们已经翻越

了许多高峰，正是这种成就让我充满希望。我在我的祖国南非以及世界各地看到的变化，让我深信，人们的共同努力可以带来非凡的转变。当然，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平衡、监管与自由之间的平衡、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平衡，都需要谨慎管理。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需要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没有“一刀切”的模式，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因为这是我们的独特之处。每个国家的历史、社会和其他因素决定了他们选择的解决方案和发展路径。

历史的轨迹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无论在哪里，这都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历史的轨迹如同水滴注入浴缸，循序渐进。人们在短期内或许感受不到它的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将逐渐显现。这条轨迹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当我们从简单的相互联系走向复杂的相互纠缠，当我们迈向一个我的未来与在座各位的未来紧密交织的世界时，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自身和亲近之人，还要承担起对更广泛社区和地球的责任。如今，我们已掌握充分的知识，科学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没有人能够以无知作为借口，那不过是过往时代的奢侈特权。蒙蔽双眼的面纱已被揭开，我们已然明白：必须将这种从“互联”到“纠缠”的认知变革付诸实践。

Globalization: From Connectivity to Entanglement

Ian Golding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and unprecedented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combined impact of rising protectionism,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weakening of global political cooperation. In its new form, globalization has strengthened interconnectivity among countries, thus bringing humankind into a state of “entanglement” with a shared destiny. However, the rise of systemic risks and the aggravation of geographical inequalities are giving rise to the global spread of popu-

lism and extremist thinking. Coupled with the inefficiency and dys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 Standing at this historical crossroads, reflecting on the lessons of the Renaissance, international society must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 and unlock global development potential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entanglement, systemic risks, geographical inequalities